

黑猫的狞笑

魏晓霞 著



黑狐●恐怖体验系列
③



黑狐·恐怖体验系列③

黑猫的狞笑

魏晓霞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黑猫的狞笑/魏晓霞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2.8

(黑狐恐怖体验系列)

ISBN 7-5063-2399-0

I. 黑… II. 魏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55197 号

黑猫的狞笑

作者: 魏晓霞

责任编辑: 王宝生 陈晓帆

装帧设计: 乔少桦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星月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160 千

印张: 7.75

插页: 2

印数: 001-15000

版次: 2002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399-0/I·2383

定价: 13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内容提要

出身贫寒的美丽女子何水水,爱上一个在国外经商的丧偶男人,嫁进一座阴森的百年老宅,梦想过上浪漫而富有的日子。没想到婚礼上突然蹿出一只大黑猫,居然将新娘绊倒在地!接踵而来的一连串怪异事件,更使新婚之夜笼罩在一派神秘恐怖的气氛之中。丈夫和邻居的暧昧态度、婆婆和小保姆的反常表现,以及小楼里那只有着人名的大黑猫,都令她心惊肉跳,惶然不知所措。怪事一件连着一件,陷阱一个接着一个……在大黑猫步步进逼的狞笑后面,潜藏着的究竟是什么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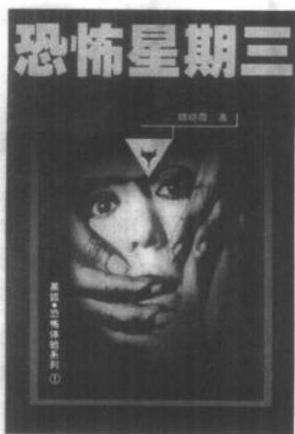
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生活表面平静的波光之下,往往潜伏着险恶的暗流和恐怖的旋涡……而毒品给爱情和家庭带来的灾难,往往是毁灭性的。



黑狐·恐怖体验系列① 《恐怖星期三》

魏晓霞 / 著

定价：13.00 元



自恃漂亮、能干的医药公司总经理张茜私欲恶性膨胀，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丈夫丁立伟早已萌生厌恶情绪。就在此时，十五年前的初恋情人袁明出现了。两个情场失意的男女一拍即合，热火朝天地混在一起。利令智昏之下，张茜与情夫袁明合谋，用一种非常手段，历经一年时间，在一个神秘幽深的暴风雨之夜将丁立伟迫害致死。

两人正为丁立伟的猝死而窃喜，不料怪事随后接连发生。每到星期三，一个神秘的黑影就会徘徊在他们周围，一些可怕的东西也源源送到他们的面前。种种迹象表明：死者复活了，并寻求报复！

机智的复仇者神出鬼没，无处不在，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，最终惩治了邪恶……而这个神秘的复仇者直到最后时刻才露出真实面目……

故事以海滨城市青岛为背景，描写一场婚外情引发不见血的谋杀以及被害者复仇的故事，而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，邪恶永远不是正义的对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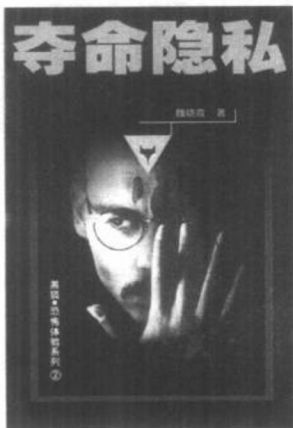


黑狐·恐怖体验系列②

《夺命隐私》

魏晓霞 / 著

定价：13.00 元



北京一个美丽宜人的花园小区，突发一桩恶性杀人案。一个无头女孩儿的尸体被抛在了清晨的鲜花丛中。

牙科医生陶兰偶然发现了这一可怕的场面，没料到这桩杀人案竟意外地引发了自己家庭内部暗藏已久的危机。朝夕相处的亲人，在没有任何迹象的情况下，突然间露出了另一副嘴脸，从此，一个表面温情脉脉的家庭陷入了互相猜忌的怪圈，迅速走向崩溃的边缘。

在变态男孩儿小林策划的另一场阴谋的推波助澜之下，无辜的陶兰虽苦苦挣扎，却终于未能幸免地遭遇了家破人亡的可悲结局。

杀人肢解案终于告破，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而不良的家庭环境对于青少年身心的可怕影响，是这个悲剧的主要根源。

故事告诉我们：一种神秘的力量早晚会残酷地撕碎假相，让你看到生活那令人战栗的另一副面孔；不管是否有勇气正视，任何人都终将为自己的恶行付出沉重的代价……



目 录

引 子	1
第 一 章 奇怪的呻吟	5
第 二 章 黑猫和老太太	16
第 三 章 夜幕降临	27
第 四 章 危险的气味	38
第 五 章 遭遇钟元寺	48
第 六 章 神秘异响	62
第 七 章 藏在厨房里的男人	78
第 八 章 突然显现的猫洞	94
第 九 章 陷阱	109
第 十 章 怪事再来	124
第十一章 驱鬼符	139
第十二章 杀机	153
第十三章 无处藏身	167
第十四章 失手	179

第十五章	恐怖之夜	188
第十六章	人兽较量	201
第十七章	灭口	216
第十八章	聪明反被聪明误	226
尾 声		236
读者、网友、编辑说黑狐		238

引子

水东街的人都知道朱家不久前刚刚死了儿媳妇，传说是不小心从楼梯上掉下来摔死的。

朱家老宅是粤东那种大户人家才有的旧式二层楼房，楼梯又高又陡，内部光线幽暗。怀着孕的儿媳妇阿素下楼去浴室冲凉，不知怎么，就失足从楼梯上跌落下来，当场死亡。

俗话说，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如今新媳妇进门，朱家小楼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怪事？新媳妇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？街坊四邻对新嫁娘怀着强烈的好奇和同情，婚礼虽不事声张，却吸引了不少围观的人。

新郎朱超民显然没料到会有这种场面，他远远看到自家门口黑压压的人群，脸色突然变得十分严峻。

“停车！”他声音低沉、不由分说地对司机喝道。

“老板，什么事？”司机急忙刹车，一脸茫然。

朱超民前后左右地看了看，直筒筒的街道两旁是密密麻麻的店



铺，他从小在这条街上长大，对周围的环境了如指掌，深知车到此处已经没有退路。

“……嗨！算了算了，开过去！”朱超民极力掩饰着紧张烦躁的情绪，朝司机摆了摆手。

婚车停稳，朱超民把新娘扶下来，交给了伴娘，就迈开大步匆匆走进门去。

新娘何水水顶着一头五彩缤纷的纸屑，从婚车上款款下来的瞬间，那光彩照人的脸庞和纤弱婀娜的姿态，让围观的男女老少都花了眼。他们目瞪口呆地看着她被一大团白云似的婚纱托举着，飘进了朱家小楼的黑漆大门……

就在这时，谁也没注意到，一只大黑猫从斜刺里突然蹿出，猛地将新娘绊了一下。毫无防备的新娘身子一晃，连人带婚纱跌倒在地。喧闹的来宾都被这意外场面惊呆了，鸦雀无声地目睹漂亮的新娘尴尬地在牵牵扯扯、拖泥带水的婚纱里挣扎着……

四川女孩儿何水水，大学毕业后在广东漂泊了五年，终于凭借着她的聪明、漂亮和倔强，一点点地融入了当地的生活。

她讲得一口流利的本地土话，还交了几个广东的朋友，在城里一家信用社有了满意的工作，又赢得了当地大户人家子弟的青睐。

现在，她终于如愿以偿，嫁给了在马来西亚经商的钻石王老五朱超民。要知道，这可是不少到广东谋生的女孩子梦寐以求的归宿。

当地人与“外来妹”联姻，对于观念新潮的年轻人来说，是“郎财女貌”，皆大欢喜；而那些对外地打工族抱有成见的人们，对何水水这个四川女孩儿不免狐疑满腹，怀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怪异心态。



朱超民不管那些，他是一个走南闯北，见过世面的人，也是一个头脑冷静，处事老练的人。两次结婚都娶的是外地女人这一点，就足以证明他和普通的广东男人不一样。

他的魄力和眼光很让一些年轻人羡慕，而他这个有些突然的婚礼，却使一些人感到不安。

朱家老太太阿清就是其中之一。近来，她终日躲在小楼里闷声不响，那本来就没什么表情的黑脸更加阴沉晦暗，进进出出连眼皮也不抬。

细心人发现，婚礼上没有老太太的身影。新郎的解释是，天太热，母亲身体不舒服，在房里休息。可是，直到晚上，客人们散尽，老太太仍旧躲在房间里不肯露面，让敏感的新媳妇惴惴不安。

朱超民理解母亲的心情，老太太年轻守寡，儿子就是她的全部。现在跑出来一个年轻漂亮的外地女子，要把儿子分一半去，甚至全部拿走，那是什么滋味儿？所以，近来他对母亲一直察言观色，小心侍候。

另一个对朱超民娶妻感到不安的是朱家小保姆阿桂。她是老太太娘家的远亲，在这个家里和老太太距离最近、最贴心。

也许是得了女主人的特殊关照，这个看上去像袖珍娃娃似的女人，很有些性格。据说当初从乡下来朱家当保姆时，她才十几岁，自从进了城便不再长个儿。

一晃十多年过去，阿桂虽然外表还是当初的样子，性情却改变了许多，脸上的笑容也渐渐少了。谁也猜不透她的心事，谁也不会想到去猜她的心事，这不仅因为她长得实在太不显眼，也因为 she 只是一个保姆。

自从朱超民把何水水领回家来，阿桂就不冷不热，懒得侍候，



甚至充满敌意和戒备，好像这外地女人是个突然闯入的掠夺者。

还有一个人，对朱超民娶妻这样的大喜事态度暧昧，他就是跟朱超民一起长大的阿强。阿强的老婆也和朱家老太太沾亲带故，因而朱家小楼的一楼门市，就半租半借地供这对夫妻开了间古董店。

朱超民常年不在国内，家里的大小事情除了阿桂，就是阿强在照顾着。在朱家，他像家庭成员一样可以自由出入，只是出于某种特殊的原因，阿强平时来去总是神不知鬼不觉，颇有几分神秘。

新媳妇进门后的朱家小楼，不会再像从前那么单纯而宁静，阿强今后与朱家的来往，当然也就不那么方便了。

朱家的隔壁邻居曹阿巧，也是害怕何水水加盟朱家的人。曹阿巧与朱超民的前妻阿素过从甚密，阿素的死，是她生活中一个长久不散的阴影。现在，朱家又娶进来这么一个漂亮可人的女孩子，她的命运怎能不让爱管闲事的曹阿巧担心？

再说水东街上的居民，凡是白天目睹了朱家婚礼场面的人，脸上都流露出一种隐隐的好奇和迷惑。他们交头接耳，窃窃私语，好像这桩婚事里面隐藏着一个天大的阴谋，又偶然被他们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似的……

可以说，何水水的新婚之夜，是一个让许多人无法安眠的夜晚；而她对这一切显然一无所知，她正沉浸在一个美妙的梦境里。

奇怪的呻吟

1

送走了最后一个客人，已是深夜。婆婆和小保姆都陆续休息了，何水水悄悄下楼去洗澡。

保姆阿桂已经把灯都关掉，大厅里黑漆漆的。她在墙上摸来摸去，只找到一盏小小的壁灯，在楼梯口的墙上昏昏沉沉地照着。

她知道婆婆和所有老太太一样，对于家用电器这类花钱的东西，骨子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抵触。记得一次她来朱家时，阿桂打开了客厅里的大吊灯，老太太赶紧过去关掉，好像那灯消耗的不是几毛钱一度的电，而是她身上的血。

所以，到了漆黑的一楼客厅，善解人意的何水水没去开那盏大吊灯，而是小心地摸索着往前走。

这砖石结构的二层小楼建于民国初年，是具有几百年历史的水东街保存完好的建筑之一。在粤东水乡，这种结构的房子可以防潮



湿，台风季节也不怕洪水。

楼下被一堵墙一分为二，北面这一半临街，被古董店占用；南面一半以及整个二楼，就是朱家日常生活起居的地方。

当初何水水第一次来朱家，就被这黑咕隆咚的老宅子吓了一跳：“你们家的老房子，有一百多年了吧？”

“差不多。我家祖辈四代生活在这房子里。”听不出朱超民对小楼的褒贬。

她不好意思问他，结婚后是否也住在这里。她相信朱超民不会忍心让她住这破房子。没想到谈婚论嫁时，他对房子的态度却完全出乎她的意料：

“老房子冬暖夏凉，内部稍微装修一下，比新楼舒服多了。”

她明白，他不是没有钱买别墅，一定是母亲不愿意离开老房子，而朱超民长年呆在国外，又不想让妻子独守一幢空房，才决定让她陪老太太住在水东街。

朱超民看上了何水水的美丽善良，何水水看中的是朱超民的周到得体和一掷千金。他家底殷实，又会赚钱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以跟上他，到异域他邦去见见世面，这可是她多年的梦想。他虽然比她大了整整十岁，可三十多岁就这么富有的男人也是不多的。

既然互相吸引，也就不在乎那么多了，住老房子，就住老房子吧。

没料到这黑黑的老宅一到夜晚这么阴森，踩在楼梯上，脚下发出细微的“咯吱、咯吱”声，像一个有气无力的病人在呻吟，让人浑身不舒服。

胆小却要强的何水水硬着头皮，好不容易摸进了浴室。朱家的浴室和卫生间是分开的，里面灯光明亮，还残留着洗发香波的味



道。这舒适的环境多少改变了何水水的心情，她闭着眼睛，任温热的水流汨汨地从头上淋下，渐渐地陶醉其中。

洗着洗着，浴室里的气流似乎有些异样的变化，一丝儿凉风突然从身上轻轻掠过。她擤了一下脸上的水，慢慢睁开眼睛，只见关得好好的门，不知什么时候轻轻裂开了一条缝儿……

她以为自己进来的时候没有关好，就随手重新把门关严。

何水水想起婆婆阿清一天都没有露面，心情不禁有点儿沉重。她知道朱超民是个有名的孝子，据说他的前妻跟老太太关系不好，朱超民虽然非常爱她，但最终还是偏向了老妈一边。后来那女人摔死了，朱超民虽然伤心，却没举行任何仪式，就匆匆地把她的骨灰送进了陵园。

如果母亲不开心，朱超民的情绪也不会好，新婚之夜会是什么样子呢？何水水不禁有些忧心忡忡。

她怪自己粗心，晚饭的时候，为什么不主动到婆婆的房间去看她呢？老太太一定觉得这个新进门的儿媳妇不懂人情世故。明天吧！明天一早就过去给她请个安，问候一下。

这么想着，何水水心情开朗了，她迅速穿好浴衣，朱超民还在楼上等着她呢！

她边擦头发边伸出手拉浴室的门，发现那门又是打开的。

一定是朱超民等急了，跑来偷偷察看。讨厌！她心里嗔怪着，出了浴室，探头看了看楼上，并没有什么人出来过的迹象。

小楼里主仆一共四个人，除了朱超民，谁会跟她开这样的玩笑？她狐疑地张望了一下四周，到处都黑黝黝的，什么也看不清。重新摸索着往楼上走，这回熟悉多了，很快就上了楼梯。

何水水抬头往二楼看了一眼，忽觉黑暗中两点荧光一闪，不由



吓了一跳。仔细看时，才发现那是一只蹲在楼梯口的大黑猫。

2

累了一天的朱超民强打精神，终于等来了出浴的新娘何水水。

看到她身穿一件薄薄的白色浴衣，扬着粉粉的桃花脸，袅袅婷婷地进了门，斜靠在床头的朱超民不由得坐起身来。

“过来，”朱超民压低声音招呼道，“快到这儿来！”

朱超民是个成熟而性感的男人，现在，他们终于名正顺地做了夫妻，今晚的感觉应该非常特别。何水水想到下面要发生的事情，不免有点儿紧张，为了放松一下，她嗔怪地膘了朱超民一眼：

“刚才才是你跑到楼下偷偷看我洗澡呀？”

“我？没有……”朱超民的心思此刻不在她的话上，他含糊地否认着，就势把她搂了过去。

偎进了朱超民的怀抱，享受着他的爱抚，何水水心里还在说：

“哼！骗人，不是你会是谁？”

朱超民热乎乎的大手从她的胸脯往下移动，情不自禁地俯身去吻她。何水水的嘴唇忙碌着，却冷不防含糊地冒出了一句：

“大黑猫……晚上睡在哪儿？”

“什么？”朱超民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问蒙了，“你说谁？”

“啊……没什么。”何水水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在这种时候问这样的问题，她掩饰地勾住了他的脖子，把嘴唇重新送给他……

海潮一样的喘息声席卷而来，何水水觉得自己被一团热气紧紧裹挟住，那热源就是朱超民。

强烈的冲动使她禁不住轻声呻吟起来。何水水的反应，更使朱



超民不能自持，他兴奋异常地将何水水放倒在床上……

几乎是在同时，一阵痛苦的呻吟，从走廊那一头传来，一声声清晰地送进了两人的耳朵：

“哎哟……哎哟……唔……哎……”

朱超民俯向何水水的身子僵住了。

“不好！可能是老妈身体不舒服了……”朱超民愣了一下，连忙起身穿上睡衣，推开门匆匆走了出去。

愣愣地看着黑洞洞的房门，听着朱超民的脚步声一点点远去，何水水心中一阵委屈，可也说不出什么。人家是独生子，老妈不舒服，当然是头等大事。想到这儿，她只好穿上衣服，也跟了过去。

刚走到门口，却见朱超民已经扭头回来了。

“妈到底怎么了？”何水水关切地问。

“她说没什么，已经睡下了，不给我开门。”朱超民有些不放心地又回头看了一眼老太太的房门，然后搂住何水水的肩膀，两人回到卧室。

“刚才我听到她在大声叫啊！怎么不开门？是不是自己下不了床了呢？”何水水有些不放心。

“不会，也可能是做噩梦吧？”朱超民显然对他母亲的身体状况比较了解，他似乎不再担心什么，“不用管她了，有事她会叫阿桂的。”

重新上床，朱超民已经没了刚才的耐心，这一回他省略了一些复杂的中间环节，直奔主题，何水水还没反应过来，就已经被一阵热浪狂卷进去。

“哎哟……哎哟……”一阵痛苦的呻吟声又骤然响起来，声音不大，可是在这深夜里显得十分清晰。朱超民的动作随着这声音也